喻旭初 | 教育随感两则

**不要老是“整词儿”**

吴敬琏是著名经济学家，因为他是我们金陵中学校友，所以有关他的消息，我都很关注。从12月5日微信中获悉，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、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，93岁的吴敬琏荣获“2023年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”称号。我为吴老骄傲，更为他几年前所写的文章感动。他在《国家养那些“整词儿”的专家有何用》一文中说：“中国经济研究中的‘整词儿’现象值得注意，什么框架、重构、供给侧、需求侧等等，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一堆新词儿，但问题还在那摆着。……为什么整词儿？因为要‘显得深奥’，用大家或领导过去没听说过的‘词儿’，以表示自己的研究是深刻的，学问是渊博的，但整完词儿就有解决方案吗？”他严肃指出：“这是中国经济研究的悲哀——理论到了无视现实的程度。”

我不懂经济，但他所说的现象，使我联想到教育界的“整词儿”。一是课程标准中的新词。七年间，课标改了三次，2022年的语文新课标中冒出了不少新词，如核心素养、大单元、任务群、专题阅读、整本书阅读等等。二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词，如教育集团化、全域高新，等等。三是基层学校把教师分为骨干教师、优秀教师、出色教师，甚至还有领衔教师、卓越教师。四是对教师的评价出现了一堆虚头巴脑的词，如春风化雨、沉心笃定、步履坚定，等等。我想，整出这些词的专家和领导，其初衷肯定是好的，都是为了“与时俱进”，把教育发展引入“新阶段”。问题是，这些新词儿的含义是否清晰，表述是否准确；更主要的是，新词儿出来了，问题还在那儿摆着，并没有解决。

众所周知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不知制定新政策、新规则的人有没有对基础教育现状做过认真的调查。我记得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面对十年文革留下的文化滑坡和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，语文教改之路到底该怎么走，大家一时不知所措。当时的人民教育出版社，花大力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，组织专家出了一套包括语知、阅读、写作的试题，对两个省、几十所中学（城乡都有）进行测试，最后将阅卷结果汇编成一本书，向全国发行，让大家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，以及改进、提高的途径。这为以后十年以上海、北京为代表的语文教育改革热潮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这个经验值得记取。

眼下不少人，沉不下心来，什么事都想速成，都想搞得热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更怕别人说自己没水平，这是一种时代病，更是搞教育的人最忌讳的做法。我认为，不管整什么新词，提什么要求，事先一定要作一番调查，看看是否符合实际，是否能推行。比如“整本书阅读”，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，但真要做到，学生有时间吗？一线老师又是怎样处理的？如何保证效果？再如“任务群”，这个概念本身有没有不妥？学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老师又是如何操作的，存在什么问题，如何改进？“整词儿”并非绝对不行，但是不能让理论无视现实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践经验和他们所掌握的常识。常识不变，观念也基本上不会变。真正的高手，不是整词儿，而是敢于并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可靠办法。

教育是慢功，急不得；教育重过程，靠积累。切勿把精力花在整词儿上，而应从师生实践出发，走稳走好每一步。

**不必有特色，但求能正常**

杨东平是著名教育专家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。有人采访他，请他谈谈对日本教育的看法。他说，日本的教育就是正常的教育，或者叫教育正常化。“中小学教师都是公务员，都一视同仁。没有什么特色，也不主张什么特色。没有标语口号，没有评比检查，所有这些都没有。我们中国学校司空见惯的名牌学校、创优，所有这些都不存在。日本是一个严格的依法办学的国家，没有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，没有重点学校这一说。它特别体现在一种制度设计。校长、教师每6年轮换一次，由教育委员会重新分配，所以学校没有自己的目标，就是日常的、正常的学校。相对而言，教学设施比较陈旧，现代化程度、先进程度，远远不如我们现在中国大城市的学校。它的每所学校就是朴素自然的面貌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但我们却忽略了。”谈到学校要不要搞特色，他说：“基础教育，你的培育目标、教育内容、教育大纲，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，为什么每个学校还要另搞一套，还要搞自己的特色呢？这不是很合理。”他主张，让教育本身正常一点、简单一点，让学校回归朴素和自然。

22年前，我曾访问过四所日本中学，所得印象跟杨先生所说完全一致。总的来说，日本的基础教育很规范，很朴素，很正常。我只想补充两点：一是日本很重视体育，在严格的苦练中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和纪律性；二是日本很注重规矩，如严格遵守时间、讲究文明礼貌。这都值得我们借鉴。

中国的基础教育，因国情而带有自身的特点。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掌握，是很有成绩的，但教育理念、办学方式存在不少缺憾。我们标语口号太多，评比检查太多。说得不好听，我们许多中小学是在不断地折腾中持续地折磨自己，弄得众人身心俱疲。

就拿“评”来说，花样就多得很：（1）对学校的评：有重点学校、非重点学校；评了三星级，又评四星级、国家级；学校之间什么都比，比设备、比环境、比历史、比教师学历、比升学率，等等。（2）对教师的评：有二级、一级、高级，然后是评学科带头人、特级、正高级、省市名师。有些老师评上特级后，办起了“工作室”，上课少了，甚至不再上课，当起了行政领导，这样的特级教师要他何用？（3）对课堂教学的评：有校内公开课、市（区）观摩课、示范课；有市级赛课、省级赛课、全国赛课，眼下有的地方还搞什么“超级语文课”。有些老师因赛课获奖而被评为特级，以致不少老师不重视平时的课而专注于赛课。20年前的赛课设一二三等，后来，三等奖不过瘾了，被取消，而增设特等奖。许多学校在上述各种“评比”中花费了很多精力，投入了大量资源，累得很。不少学校设备先进了，环境优美了，级别上去了，但教育质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，却使学校失去了应有的朴素和正常。当然，这也不能一味责怪学校，因为社会上充斥了“评比热”，不评出个三六九等，决不罢手。学校的问题，根子在社会，缺“制度设计”和“依法办学”。

回到题目上来。每所学校，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去做就行，不必搞什么特色。使学校简单一点、朴素一点、自然一点，一切回归正常，重视人的全面发展，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。